

-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刘炎平 解艾玲 / 编著

玉簪记
清忠谱
风箏误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玉簪记

清忠谱

风筝误

刘炎平 解艾玲 / 编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卷首语 ·

本套丛书从浩如瀚海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精心挑选出三十部传世名作，将其改写成通俗易懂的戏剧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

由于这些传世名作本身具有情节集中、高潮迭起、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剧情内容生动感人的特点，而改编后的每篇戏剧故事，又都经过精心剪裁，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叙事流畅，文字清新，语言活泼，在充满时代气息的同时又保留了原剧作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思想内容和语言精华，因此通而不俗，深而不奥，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就既为有一般阅读能力而古文基础不足的读者，提供了分享这些前人创造的艺术精品的机会，又引导他们从中领略到这些传世名作原有的意蕴和韵味，从而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了解和热爱。

因全书篇幅较大，为方便读者，我们将其分为十二册出版。这是本书第十册，包括《玉簪记》《清忠谱》《风筝误》等三篇传世名作。



目 录

玉簪记	/ 001
附评：道观玉簪孕情记	/ 040
清忠谱	/ 047
附评：正气浩然清忠谱	/ 121
风筝误	/ 125
附评：一波三折风筝误	/ 189





玉簪记

其实潘必正的『病』从何而来，妙常早就猜出个十之八九。自从入观以来，她言谨行微，苦守清观，无奈尘缘未尽，俗念难泯。见到潘必正，更是对景添愁，强制不定。

她觉得自己仿佛风掀黄叶，云遮残月，满肚皮的话儿无处诉说。打叠床铺时她想到自己孤身一人，无人关心自己是热是冷，躺在枕儿上才梦见彩蝶儿飞舞，又被窗外的钟声惊醒了。云堂松舍，清灯长夜，拥着被儿卧看明月，听着窗外雁声长鸣，她无论如何也难得入睡。

玉簪记

本篇故事是根据明代高濂的同名喜剧改编的。

高濂，字深甫，号瑞南，又号海上桃花渔，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生卒年不详。他的活动时间，大约在明万历（公元1573—1619）年间，作品有《芳芷楼词》两卷，传奇《玉簪记》《节孝记》，还有一部内容相当丰富的养生学名著《遵生八笺》等。他学识渊博，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有多方面成就。

《玉簪记》是一部描写书生与道姑之间的爱情喜剧。

这个故事南宋时期在民间便有流传。元代以后，被编为小说《张于湖传》和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但是它们的立意都不高，只把男女主人公的结合作为一件文人才女的风流韵事来铺陈描写。高濂以小说和杂剧为基础，突出描绘尼姑陈妙常追求“份中恩爱，月下姻缘”的越轨行动，蕴涵着争取个性解放的新意，体现了冲破封建礼教



和宗教清规戒律这双重精神枷锁的思想，使剧本的主题得到升华，从而获得极大的成功。

《玉簪记》的创作和演出，正在昆曲迅猛发展的时期。由于它特有的思想价值、别开生面的艺术结构、生动新颖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使得它成为昆剧极盛时期的一出名剧，问世以来，久演不衰，并且为川剧、扬剧、莆仙戏等许多地方剧种所移植改编。

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已故开封府丞陈某之女陈娇莲随母逃难，不幸被金兵冲散。

她正在旷野之中哀哀啼哭，被一位张姓妇人发现，上前问道：“女娘从何来？为何在此啼哭？”

陈娇莲回答：“奴家是宦家之女，因遭兵火，子母分散。奴家自幼不出闺门，哪知途路，前后无投，想在此处寻个自尽。”

“啊，原来是逃难与家人失散的！”张氏分外同情道，“女娘，

妾身欲留你在家安置，因有几夫内外不便。今见女娘如此苦楚，况且干戈未息，也难前进，不如且到我村中女贞观暂住一时。那女贞观中皆是女姑出家，不知女娘意下如何？”

陈娇莲向张氏拜谢道：“若得如此，就是重生父母，再养爹娘，感激不尽！不知那女贞观在何处？”

张氏回答：“不远，就在前面，转过小桥流水，那绿杨低掩朱门处便是。”

陈娇莲又问：“敢问大娘高姓排行，仙居何处？”

张氏答：“人皆唤我张氏二娘，你也唤我张二娘便了。我家住在女贞观附近。”

俩人来到女贞观，张二娘向观主引见陈娇莲道：“她是宦家女子，因遭兵火，子母拆散，迷失路途。妾身偶然相见，特地引来投师。”

陈娇莲道：“奴家愿拜为弟子。”

老观主上下打量了陈娇莲几遍，才缓缓开了口：“做我弟子倒不打紧，只是一件：空门苦守，滋味难熬。你可消受得了么？”

陈娇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道：“师父在上，奴家情愿皈依。奴家身边还有金钗一双，鸾坠一对，奉上老师，聊作薪水之费。”

老观主板着脸不动声色地回答：“女娘说哪里话！只要你谨守



八戒三皈便是了，老尼不稀罕你的什么琛璃金翠。须知这都是千里有缘才相会。”

“如此说来，观主是有意收小姐做徒弟了。”张二娘在一旁插嘴道，“既然如此，观主请上座，待她参拜。”

“不，先拜了三宝，再来拜我。”老观主依旧板着脸回答。

待陈娇莲拜完三宝，又来到她面前参拜时，她才眯缝着一对凤目道：“我且问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陈娇莲低首回答：“奴家姓陈，小字娇莲，潭州人氏。年方一十六岁，未曾适人。”

“唔。”老观主威严地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替你取个法名，叫做妙常。你可跪下，先拜了佛，皈依了法，再皈依了僧。”

“遵命。”陈娇莲说着，依次拜过佛、法、僧。

然后，走到张二娘面前道：“张二娘在上，奴家从此愿拜为姐妹。”

老观主见她仪容修洁，举止端庄，面带悲戚，双目垂泪，知她仍在思念失散的母亲，遂放缓容色，柔声吩咐：“妙常，皈依了佛门，便要断尽尘缘，剪净尘根，从此不可再留恋旧日繁华了。”

陈娇莲点头应了声是，泪水忍不住顺着两腮直淌下来。

从此，她的名字便改为妙常。

那妙常初到观中，就因姿容出众，才思敏捷而引人注目。

一次，朝廷命官张于湖赴任建康途中路过女贞观借宿，无意中见到妙常，疑为仙人，惊问观主：“此是何人？敢问她高姓法名，青春多少？”

老观主回答：“是我愚徒，姓陈，法名妙常，年纪尚幼。”

张于湖又问：“她敢与师父同房而居？”

老观主道：“非也。她是金茎露，玉井莲，禅居别院。”

张于湖正想细问究竟，老观主推说要为他整备晚斋，抽身而去。

张于湖无奈，只好向一位老香公打听。老香公告诉他：“那小道姑名唤陈妙常，年方一十六岁。她父在日，官拜开封府丞。靖康兵乱，母子逃难分离，以此投庵出家。她住在西首尽头，白云堂下便是。”

当夜，风清月朗，万里无云，众尼同坐松影之下听老观主讲法华经。

讲完之后，老观主回房打坐，众尼缠住妙常道：“久闻陈姑弹得好琴，求听一曲如何？女童取琴过来！”妙常吃缠不过，只得试理琴弦，弹了一曲《彩云度》。



张于湖此时恰好在庭院之中步月闲吟，听得琴声清婉，俨若白鹤冲霄，青鸾逸驾，不觉循声前去，暗暗叹道：“呀，原来松棚之下，陈姑操琴。可爱可爱！”

不想刚听得片刻，那妙常忽然对众尼说道：“不对！为何琴弦急绝，敢是有人偷听？”

众尼道：“此等时辰，哪得有人到这里来！”

妙常摇头道：“非也！空门虽是隔红尘，怕花阴深处有人藏。”

这一说，众人没了兴致，遂以夜深为由告退。

张于湖眼见得妙常收起瑶琴，站起身来，袅袅婷婷，起回房去，忍不住又一次失声叹道：“美哉乐也！天下有此绝色，岂不是仙人掌上飞来，玉真宫中滴下？可惜投入空门，无缘厮惹。如何是好？”

他沉思良久，乃吩咐家人王安，取过文房四宝来，乘月在粉墙上题诗一首，指望妙常明日经过，能够看见。诗云：

一曲霓裳香雾薄，
夜深偷向月中看。
分明人坐天香窟，
何事空门虚合欢。

当夜张于湖通宵未眠。次日一大早，他便起身拜访妙常。妙常请他进房坐下，吩咐童子看茶。

张于湖尚未落座便开口道：“仙姑，你昨夜瑶琴一曲邀残月，松梢露滴声悲切。归去洞房更漏永，巫山有梦和谁说？”

妙常听他话中有相挑之意，随口答道：“相公，我意絮沾泥心炼铁，从来不爱闲风月。莫把杨柳作柳枝，多情还向章台折。”

张于湖没想到妙常诗路如此敏捷，心中吃惊，口中却故作歉虚之语道：“小生戏谈，无烦介意。”

妙常道了声：“好说！”便不再吱声了。

张于湖见妙常桌上摆着一副棋子，又搭讪着问：“桌间棋枰甚精，敢是仙姑能棋？”

妙常微笑点头：“略知一二。”

张于湖道：“如此则请教一局。”

妙常道：“相公不必过谦——童儿，看棋枰过来，我与相公下棋。一面看茶来吃！”

棋枰摆好，妙常向张于湖道：“相公请先。”

张于湖道：“好，学生失礼了！”

于是俩人你来他往地杀将起来。张于湖设圈套吃掉妙常一子，



得意地问：“如何？”

妙常微微一笑回答：“我输掉一子。不过还请相公用心。”

果然，不一刻，便把张于湖杀了个落花流水。

妙常笑道：“相公输了。”

张于湖不甘心道：“果然输了，还饶一着。”

妙常笑道：“换局更难饶，你热心机，我冷心瞧，其间有路也难走到。”

张于湖道：“看我点眼！”

不料未走几着，又输了。他狼狈不堪道：“又是学生输了。”

妙常道：“相公故意谦让。”

童儿在一旁逗趣：“看，我说你赢不过陈姑么，你不服，硬被杀得落盔弃甲！”

张于湖见下棋不是妙常对手，便另选题目，指着妙常手中折扇问：“仙姑手中佳扇，为何无人题写？”妙常回答：“欲求足下濡染，只是未敢轻劳大驾。”

“咳，这有何妨！”张于湖说着，命童儿取过笔墨，在妙常折扇上题词道：

碧玉簪冠金缕衣，玉如肌。

从今休去说西施，怎么伊。
香腻桃色不傅粉，最偏宜。
好对眉儿共眼儿，觑人痴。

写完，他递给妙常，请妙常过目。

妙常扫了一眼，微笑道：“词章虽好，只是言语太狂。我这里是：清净堂中不卷帘，景幽然。闲花野草漫连天，莫狂言。”

张于湖插进一句道：“独坐洞房谁是伴？”

“一炉烟。”妙常从容不迫地回答，“闲来窗下理琴弦，小神仙——相公，新词艳逸，投桃望我报李。怎奈我禅心爱寂寥，早已将世俗之情置之度外。相公，你可莫把莲池错当蓝桥跨啊！”

一连三次都败于妙常手下，张于湖不禁又是佩服，又是羞愧。

他起身向妙常深施一礼道：“小生失礼，多有冒犯，还请仙姑恕我风流少年才调！方才不过是偶尔空谈而已，请勿计较。”

妙常笑答：“还望好好儿收拾作家腔调，这等没担儿相思，你去别处挑！”

不久，女贞观中又来了一位自命风流的王公子，想要教妙常离僧还俗嫁与他，也被妙常笑骂一通，狼狈离去。



又过了些时日，老观主的侄儿潘必正科场下第，羞愧满面，难以回家，乃迤迤来到女贞观，投奔姑母。

骨肉相见，不胜凄惨，潘必正向老观主哭禀：“侄儿在考场两场已进，如马头芳草长驱，浪里风云争战。谁想沧溟飞电，鱼龙惊变，第三场忽染一病，似枯鱼病鹤，空怀霄汉。无奈何前来投奔姑娘，借树栖凡鸟，分灯习蠹编……”

老观主落泪道：“儿啊！一自风尘分面，常对云山增叹。汝父母虽远隔天涯，今日你来，也与见到他们一般。孩儿，不须泪涟，且在这里雕虫刻篆，认真攻读。虽说此处无鱼肉可食，却也有松竹留客，清闲无比。”

此时妙常恰在老观主身旁，见姑侄二人相对伤心，便温存安慰潘必正道：“相公，我看您目含星电，气吞霜剑，非凡俗之人可比。您一路逐骄阳，汗湿征衫，且在圣水下洗洗脸罢！那池中雨声也有云泓雾卷、龙蟠虎变之日，您就在此处停车尽醉他三个月，莫把功名二字看得太重了！”

潘必正闻声抬头，不禁惊异地问：“姑娘，这是……”

“这是我新收的徒弟妙常。”老观主回答，接着对妙常道，“妙

常，这相公是我侄儿，姓潘，名楷，字必正，因下第至此，暂借云房，攻习诗书，以待下科上京赴选。你可收拾东首碧云楼上，与相公安息。”

“遵命。”妙常回答，又看了潘必正一眼，方才转身，翩然而去。

潘必正口中说着“多谢姑娘盛意”，目光却直送妙常走出房门，几乎忘了与老观主说话。

第二天，潘必正正在想着妙常美貌，心往神驰，不能自己，妙常忽派香公前来请他，说要与他“煮茗焚香，清话片时”。

潘必正闻言大喜，连忙起身整衣道：“我就此同行！”

他随香公到妙常住处，妙常在门口施礼迎接道：“相公稽首。”

潘必正慌忙还礼道：“仙姑少礼，何劳过招！”

妙常让他进门入座，自己也在对面坐了，款款开口道：“竹间禅舍草檐深，惟有清香与苦茗，白鹤双双，松下自鸣。相公昨日到庵，未及从容款待。今日谨备一茶，伏乞相公矜许。”说罢命徒弟道宁、道成捧过茶果，献与潘必正。

潘必正接过茶盏，道声“多谢”，朝禅房四面打量道：“好一个清静所在！敢是仙姑建造的？”

妙常回答：“不敢，相公谬奖了。”

潘必正又问：“仙姑是自幼出家的，还是长大出家的？”